

【 序与跋 】

晓剑文集自序

□ 晓剑

绝不想请文学大师写序，因为无论请多大的文学大师为自己吹捧，也不可能提升作品的内在价值，无非拉大旗作虎皮而已，时髦的话叫做炒作。何况，在文化过度市场化的中国当代，请文学大师写序是需要付出不菲代价的，而且不少所谓文学大师，收了报酬，往丝毫不负责，绝无良心，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，表述的言辞不是自说自话，自吹自擂，也常常与要序的作品风马牛不相及，令读者不知所云，甚至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

还是自己写几句俗语，虽然没有权威风范，没有理论背景，但起码是个人的真情实感，是自我的认知水准，无需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拔高自己，以免大师倒了，我也被撞得头破血流，无地自容。另外，说句实话，也许我眼拙，以近 60 年来的文学现状，还真没看出中国文学界里哪位像是大师，大忽悠倒是不少。

从最早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经 38 年，粗算下来应该在千万字以上，尽管绝大多数篇目都不足挂齿，甚至羞于启齿，但终究铺陈了一条或深或浅的人生轨迹，刻画了一线时轻时重的心路历程。其实，从中还可以窥测到时代的烙印，留下些许历史的密码。总之，是自己栽的花，自己种的草，好看不好看单说，自己敛起来，起码可以当柴烧，给需要的人暖暖身子，照照夜路。

我必须坦然地告之，文学写作于我最初是人生的无奈，后来是人生的支撑，现在则是人生的寄托。

到云南上山下乡插队当知识青年的岁月里，初始的激情和振奋很快消解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望、苍凉、愤懑、惆怅、不甘心一辈子当一个农民的心态充斥着我的每一天，而当时没有权贵的亲朋，没有卑微乞求的天性，没有出卖良心的胆量，也就没有跳出苦难的捷径。只好用文学写作来试探一条改变命运的路途。不知是不是有一小点天赋，经过不算太刻苦的努力，1973 年在重庆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歌，1974 年在上海《朝霞》月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說，而且确实也因此不用再再体力活，坐进场部办公室负责写先进材料及大批评文章了。

1975 年回到了故乡北京，虽然进了大型企业，可依然还是在基建队当苦力，尽管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老大哥，但我更愿意劳心，所以文学写作始终没有放弃，并最终凭着几篇小說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，后来还有幸进入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。1983 年在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发表长篇小说《世界》，小有轰动，算是被文坛认可，由我编剧的中国首部知青电影《我们的田野》、田壮壮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《九月》同年上映，随即被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，文学写作至此成为了我立足社会的资本。

人近中年来到海南，蔑视经商，也无任何经商能力，尚未有终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境界，因而文学写作还得继续，终究靠微薄的工资很难生存，需要稿费补贴；文学写作不仅仅是我的追求，已经是我生活的常态了。浑浑噩噩，也可以叫平平淡淡地渡过了中年，知天命后，感觉到以我喜欢讲真话的性格面对文学环境充满困惑，几近绝望，但文学写作已无法与我分割，每天不在电脑敲上几行，好像今天就白活了，因而，恐怕只要我能够坐起来，只要我没有老年痴呆，文学写作就不会中止，用以表达残存的良知。

出文集是几乎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，我是凡人，也不例外，出套文集，自我证明，同时，也想借此传递给亲朋好友及还关注我的读者一个准确信息，今后，我不再以公开发表为目的进行大部头文学作品的写作，为的是彻底背离中国文学的急功近利，在寂寞中把人生经历的精神筛选过滤出来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几本已经出版的重要作品不能入选此文集，比如《土命》（另名《沧桑》），比如《海南大亨》，比如《世界》，比如《中国知青秘闻录》，不知以后是否还有机会配齐，当然，对此我是乐观的。

在这里，要特别感谢南海出版公司的霍志宝珍大姐及张副总爱国老弟，他们对我始终如一、不求回报地支持着，使我在酷热的海南岛感受到春风的惬意，因为，我已经出版的 40 余部文学作品中，有 7 部出自于他们之手，我能够出版一套文集，同样是他们的热忱及关爱。

文学写作于我再不是功利，而是心灵中的一块自留地，可以漫不经心，也可以深耕细作，生机勃勃或凋零荒芜，都足以精准地点缀我的精神家园。

二喜 8 岁时就跟娘去逃荒，路过黄家村时，娘病倒了，被一户人家接济。娘对她说，这方水土虽贫瘠些，但扎下根苗也会长出枝叶，留下当童养媳吧，或许能捡条活命。黄家老俩口老来得子，取名祥生，刚满两岁，因后有个照应，就答应了娘。娘在黄家躺了半个月，病未见好就撒手走了。

黄家老俩口把二喜当亲生闺女待，饿寒不着她柔弱的身子。二喜也勤快，把两岁的男人当弟弟，抱在怀里，驮在背上，携在手里，贴在心上。祥生长到 10 岁，也懂得怜惜她。一回，娘让他去打火油，他偷偷给她买了一只蜻蜓发夹，回来说话丢了，遭了爹一阵臭骂……二喜不敢戴那只蜻蜓发夹，她在溪边对着倒影梳妆时，祥生就掐边上的野花往她发髻上插……

山里的水土养人，果然像娘说过的那样，根苗扎在贫瘠的地里，居然抽出了枝叶，人吃树叶也长肉，喝凉水也带动。二喜长到 20 岁，身上的短蓝布褂遮不住青春气息，祥生这才不再跟她挤一个被窝睡了。那时，有支穷人的部队在邻村扎营下来，祥生去报名，竟然被收编了。黄家老俩口这才想起办

【岁月山河】

弟弟在上海，五一节前就打电话来，要别来看世博，提前订票？

我答，不定。手头的活儿太多了，定不下来。可能上午想去，下午抓起包就到了。

弟弟笑，还有你这样“潮”法！果然，29 号上午有了感觉，专栏写好，版也编了，单位的事也已利落。给妈说，我忙好了，现在买票，下午去上海。

妈呀然，你总得让我准备一下。买明天的票吧。

好吧。我答应。想着妈妈就是啰嗦。

拿到票，回到家，看到妈已经准备了一箱子，吃的吃的，还是吃的，都是给她儿子带的。妈说，你弟已买好 2 号的世博门票，1 号的没有了。

带着妈妈和小儿，通过安检，从世博轴入口进园，弟弟租了免费使用的轮椅，坐进椅子，老太太的白发格外难躲；有时小儿也挤着坐在椅把手上，被姥姥揽着高兴得爽歪歪。

带着妈妈看世博

□ 秦涓淼

人最多的一天，报道说那一天入园近 23 万人，开园五分钟，中国馆就预约满了。于是我们定下“攻略”：“世界大集，哪家都精彩，哪里人少哪里进！”

走着逛着，居然先到了韩国馆，人不多，也在排队，就这家吧，我打趣，这是你北大那个儿媳妇家办的。老太太斥责，别拿你弟寻开心。弟在北大时，有位很友好的韩国女同学。

去排队，说着韩语的工作人员迎上来，还有说汉语的服务生，噢！绿色通道，一路无障碍。

是的，坐轮椅的老太太，是特惠人员，走在哪里，都优先照顾。真的是世界“巴扎”啊，文明程度也不一样哩。这才想起，这次世博会的广告，就是一个拄着手杖的残疾人游世博园呢！

坐世博公交，有人把她抬上抬下，乘船渡水，连与小几年纪相仿的另一游园的小

儿，也伸出小手帮奶奶扶轮椅，老太太直叹，真的是“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”呀！小儿一边接，姥姥，还有“更深的情谊”！

可不咋的，情谊也愈深厚哩，看那黑人白人那些外国人，不都是把我的椅子往前放嘛。那个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还给你拥抱啦！小儿笑着“揭发”姥姥。他是在丹麦展馆，一个可爱的欧洲小女孩，拥着老太太合影留念。

弟弟笑话小儿，道道，你不是要把卖火柴的小女孩接回家吗，怎么让人家走了？小儿皱眉，她现在有妈妈了，她妈妈跟着她哩，再说，现在又没下雪……那你下雪天接她回家呀？小儿不解舅舅的话，他跳着，跑去广场上看表演。

广场上的表演异彩纷呈，最感动我的是非洲少年的表演唱及武术表演，纯中文的演唱和手语表演，一曲接一曲，嘹亮的歌，清新地唱，朝气蓬勃的少年，迎着西晒

【诗 页】

诗二首

□ 渠承军

冬休椰岛新居

南渡江畔置新家，
喜榕椰风辞京华。
学府为邻忆少狂，
书馆相修品墨花。
万绿园里观黎景，
西海岸边踏细沙。
冬日尚着秋季衣，
寒流难度琼海峡。

卜算子·候鸟乐

海碧润椰林，
温爽蓝天阔。
秋抵春回岁复年，
候鸟同相乐。
自谓海南人，
羞作京来客。
引凤招蝶建岛忙，
喜见成国策。

【诗 页】

望海潮·纪念海南解放 60 周年

□ 周立民

岁月悠悠，甲子春秋，沧海桑田琼州。
遥望当年，万马奔至，天堑锁住金钩。
木船千铁舰，碧波卷惊涛，浪拍飞鸥。
不倒红旗，军民同饮，翻身酒。

万众竞发新舟，沐椰风海韵，美景尽收。
涤旧布新，科学发展，海南年丰人寿。
五公①舒笑眉，东坡②挥彩袖，盛世今

酬。

喜迎五洲宾客，琼崖更锦绣。

注：①唐宋被贬谪至海南的五位宰相、

大臣，海南人民尊为五公，并在海口建“五公祠”以为纪念。

②东坡即当年被贬居海南儋州的宋代大诗人苏轼。

亲的经过，说“我的妈呀，姐姐，咱就是一辈子不嫁，或者这世上的男人都死光了，也不敢嫁给有这副尊容的大哥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她。小米答说：“人是好人，学识很高，人品也好，可就是又矮又胖，半截人高，相貌实在不敢恭维。”

“很难看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小米回答说：“哎哟，何止难看，整个简直就是一恐怖分子，如果要我一辈子面对他，和他在一起吃饭，我简直活不下去，叫我立马死掉我也愿意。哎哟，我的妈呀。”小米夸张地比划着描述着，两个人在马路边相拥笑成一团，捧着腹笑至泪出，直到弯不起腰来。过往的路人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，也没能阻止两人的肆意开怀。那个夏日的傍晚，小米红彤彤的脸，就像一朵开得灿烂的花，在有风有雨的日子里，在她洁净无尘的世界里，芬芳地绽放。

都说花开花落，是千年的缘分，尘缘在世，聚散本是瞬间的事，我和小米亦然如此。半年后我调离了原单位，我和小米依旧在各自的人生里走着，那些携手的温暖，会心的相伴，以及浸润灵魂的温润笑脸，成全了我对生命所有曾经美好的眷恋和感动。

那个娇小可人的小米，也在我调离两个月后，和朋友喝茶聊天时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幸运结识了一个憨厚朴实的男孩，两人闪电般完成了从相识、相恋、结婚到怀孕的全过程，让所有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。她的速战速决，令我一时缓不过劲来，可细细想来，却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幸福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感觉，只要小米觉得开心幸福就好。能有一双厚实温暖的手紧紧牵着小米一直到老就好。只要幸福的感觉，一直掌握在小米、我、以及每个人自己的手中就好。

天杀呀，良心喂狗了……这让我老黄家怎么对得住人家，没有二喜，我们这把老骨头早奔荒野了……

其实，二喜没走远，从伙房转来正听得明白，她蹿出来，盯了警卫员一眼，他低下头去，这才忽地抱着老俩口，跪了下去，说，爹娘，祥生在部队有出息，我们该高兴，他一定有他的难处，我从小把他拉扯抚养长大，知道他心地好，或许他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才那样做的，只要他好好活着，他还会回来的，我不还是你们的闺女吗？我这闺女从 8 岁就是你们拉扯大的呀……

警卫员走前，对老两口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，你俩老一定要保重身体，让二喜找个好人……

二喜连连摆手，说，我不走，我一走，祥生就会落下骂名，世道人就会咒骂他陈世美，就会遭人戳背丢眼。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离开……我娘说过，地再贫瘠，只要扎下根，就会长枝叶的。

警卫员咬着唇，没听完二喜的话，他转身就跑，跑得比山风还快，但山风不知道，他哭了，更不知道祥生再也回不来了。

【人生况味】

小 米

□ 王 姹

小米其实不是地里的庄稼，是我一个闺蜜的名字，小米是她的昵称。

我很羡慕她的姓氏，荡漾着暖暖诗意。五月是个丰收的季节，小米黄了，高粱红了，田野的明月与清风，是一种久违了的心情。

可我身边这个心无城府，单纯如邻家女孩的小米，没有任何被人收割的迹象，芳龄二十七还待字闺中。有时，她会揪着我问，“姐，这世界上好男人人都躲到哪儿去了？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？我都一把大年纪了，想谈恋爱都找不着人，再嫁不出去，还不成了跨世纪剩女了，郁闷啊。”小米说话通常很幽默，一脸认真夸张的表情，逗得我捧腹直笑。

小米和我的处境大抵相同，似乎好不到哪里去。只不过她生性比我乐观，有着积极的心态和年轻傲人的资本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两颗寂寞的灵魂，相互温暖呵护着，诉说着坑坑洼洼的心事，一起流着泪微笑着，一起逛街买衣服，一起品尝特色美食，一起在都市霓虹闪烁的街上牵手漫步。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，彼此又投入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。

小米是娇柔乖巧的小家碧玉，白皙的肌肤，苗条的身材，一笑一颦间，显现着一股淡淡的童真，我常常沉浸在她的善解人意和温柔体贴中，一度眩晕迷乱，她如同一枚嫩绿又微微泛白的小米，慢慢咀嚼，回味无穷。

我常常想，换做我是男人，娶妻当娶小米一样温暖贴心的女子。可惜我不是男人，错过了一轮清风明月。彼时的小米，似乎也成了商场货架上高档商品，可供欣赏却无人珍藏。

海秀路“三十三间堂”餐馆，环境雅致，人气出奇的旺。我和小米常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边吃饭边聊天。窗外人来人往，车流滚滚，转瞬即逝无踪，恍若红尘中的缘起缘落。“姐，我色开玩笑给我下令，说今年必须恋爱，尽快把自己嫁掉。可我找谁恋爱去啊，捏个人给他看还差不多。”她嘟着嘴，嗔笑着说。

“那就相亲吧。”我怂恿她，说，“你得找一成熟稳重的踏实过日子，必须的！”

小米一边嗤笑反对，一边把汤添到我的碗里，说：“我最讨厌相亲了，被人挑来挑去，不仅滑稽，还烦死了。不过呵，姐呀，凭咱这条件，大多数是咱挑他吧，没他挑咱的份儿，对不对？”她笑着自嘲地说。

我说：“是啊，说不定真碰上个有缘人，自然水到渠成，也不错啊。”小米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嗯，那就试试吧，反正不亏咱半根毫毛。不求最好，但求更好。嘻嘻。”她紧握着拳头，向我晃动着表明决心。

那段日子里，小米为相亲着实忙碌了一阵子，由各色朋友同学介绍的路路英雄好汉

【小说之页】

根叶谣

□ 符浩勇

了嫁娘的事。

离别前夜，二喜捧着祥生的脸，说，离开姐了，你出门在外可怎么过啊？祥生忽然哭了：姐，这辈子我不知道怎样报答你，我走后，你要孝敬爹娘，你要等我回来！二喜说：你说什么话啊，把心放肚子里，谁跟谁哩，你走了，姐的心也像蜻蜓一样跟着你走。二喜说话的时候摸出了那只蜻蜓发夹。

祥生刚走 1 年，就给家里捎信，说部队打了胜仗，还特地对二喜说，他当了连队号手，就像姐小时候带他上山打柴，摘了嫩树叶编成的哨儿，含在嘴里腮帮鼓鼓起地吹……二喜不识字，听念信的说，想着祥生顽

皮的身影，眼里盈着泪光，心里却偷偷笑了。

3 年后，部队有人探亲途经黄家村，带话说，祥生当警卫员了，嘱咐爹娘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。二喜忙问：什么是警卫员啊？回答说：警卫员就是为首长挡子弹的。二喜听了焦急，叮叮咚咚嘱咐回家探亲的一定要带话给祥生，就说子弹不长眼睛，姐不能抽身去代替你，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当心，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！

到了第 5 年，刚开春，部队就来了人，是个警卫员，却不是祥生。警卫员说，首长很忙，很快就要转战了，抽不开身回来。哦，原来是祥生的警卫员。二喜差不多跳起来了，心想弟弟你有出息了，终于有人为你挡子

弹了。警卫员带来了黄家村人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钱。二喜就想，只要弟弟把人留着我就好。老两口已是风烛残年，行动不很灵便，对警卫员说，这家里多亏了媳妇二喜，像闺女一样孝顺，内外累弯了腰杆。二喜听着忙把话顶回去：爹娘，看你们说的，不能让祥生在部队分心啊……说时，转身去伙房烧火。

警卫员掏出一封信，欲言又止，嗔嘴了一阵，才说，其实，这趟来，首长有个交代，他不能再耽搁二喜了，说要让二喜不要等着他，他当个首长不容易……再说，首长与二喜的婚姻也不受法律保护……

老俩口听着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忽然大嚷：

【海天片羽】

徽商赋

□ 法 章

奇山秀水，滋润徽商。根系中原，博采众长，出新安，走苏杭，攀越崇山峻岭，拨动运河长江，漫漫千年长盛不衰，浩浩然冠领华夏商帮。

诚信为本，义利相彰，刻苦耐劳，四海闯荡，精明敦厚，相扶互帮，骆驼精神代代传扬，徽商美誉播洒四方。

以商载文，以文兴商。文商相融相生，哺育大儒大师，兴学重教，深山宅亦然书声琅琅；人杰辈出，学苑商界何处无皖人栋梁。

伟哉徽学，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如盛开百花，似璀璨星光，富含艺术瑰宝，浸润先哲思想，徽派民居，黛瓦粉墙，五岳朝天，四水归堂；徽班进京，艺压群芳，孕生京剧，千古绝唱；新安医学，黄山画派，玄妙无穷，成就一代辉煌；文房四宝，绝世三雕，徽菜烹调，彰显能工巧匠；朱熹、戴震，胡适、陶行知，学富五车，博得世人景仰；无尽宝藏，林林总总，堪比藏学、敦煌。显赫于中华大地，雕刻出不朽风骨。

又逢盛世，鉴古察今，一派好春光。观万里神州，处处涌动新徽商；看中华徽学，今朝又传承弘扬。萌发于黟山新安，成型于一府六县，翠染江淮沃土，辐射华夏山河。君不见，三江横贯，水丰林茂，微皖韵通，地灵人杰，金曲佳音长回荡。

故土情丝，牵连着黄山九华大别山；潺潺乡情，流淌成长江淮河新安江。曾经梦中畅游醉翁亭，尽情豪饮；古井、口子、种子、皖酒、高炉家；不妨月夜泛舟逍遥津，细细品茗；屯绿、祁红、猴魁、小花和蕨芽。思乡莫裹足，怀古莫惆怅，巾幗须眉闯天下，皖人志在四方。

走进时光隧道，猛回首，但见先辈徽商，携亲伴友，走南闯北，少小离家，须白归乡，来来去去，匆匆忙忙。虽岁月流逝，江水东去，且勿忘，深山僻壤处，巍然耸立数不清的功德牌坊。嗟乎！乡情有根，皖人爱故土，文化无涯，天下是家园。请君翘首眺望，山海绵延，天涯比邻，皖籍商贾，浩浩荡荡。往昔土曾是家园，如今家园亦是故乡。

商海无涯，学无止境，人生苦短，天玄地黄，承接薪火，跨越层叠叠嶂，宏图在胸，共绘新的篇章。好似黄山松，同根萌枝，虎踞龙盘，天下徽商！弃燕雀小志，慕鸿鹄高翔，吞云纳雾，再吐新翠，一代新徽商！

【心香一瓣】

芦苇摇曳

□ 苏 贻

每次驾车于高速公路上飞驰，两旁一片片洁白的芦苇闪入我的视野，白色的花穗，一眼望去，茫茫一片，在深秋的寒风中潇洒摇曳，好像大自然雄壮乐章中的一个音符，跳动于我感性的琴弦上。

尽管这里是亚热带，但我仍从蓝天白云间读到了芦苇渐白的消息，有那蓝天的明净高爽，白云的淡淡悠闲和隐约有北方金风乍起、白露初临的神韵。

岁月的风霜，无情地褪去了你的绿衣，染白了你的华发，凝重的秋阳把你镀得满身金黄，你依然浸暖在风中，默默地将淡淡的岁月深情地凝望。

不论将来是漂泊成云，还是零落如花，你悠然地站在空旷的原野，泛起淡淡的云白，在芦花铺就的道路上，把岁月的苍茫刻进虚心的年轮，深深地藏在心海，在人们“深处孤鸿，芦花一夜白”的吟诵中，面向一个又一个无语的黄昏。

夕阳的余晖给茫茫芦花镀上了诱人的金色，连绵不绝，延伸至天际，我们停车踏芦苇之空而环顾无限，微风轻拂，摇曳芦花无数，此起彼伏的“沙沙”声，把我们带入了另一种情境。朋友叹道，“真好听啊！”我戏称，“这就是天籁之音。”渐渐地，风声转强，掀起阵阵波涛，“沙沙”声变成了“哗哗”声。我们犹如置身于大海里的礁石上，彻底摒弃了困扰都市人的喧嚣与紧张、污染与拥挤，无遮无挡地感受着实实在在的返朴归真。我觉得，这原始的粗犷丝毫不逊于西部地区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但其骨子里的清新一脱，则是后者无法企及的。

深秋的芦苇魅力无穷。不过，为之黯然神伤的也不乏其人。最早有《诗经》中思念心上人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情感上的折磨使我觉察到人生有多少幻想、多少忧郁，多少不忍卒说的悲哀！然而，当我望着这一棵棵芦苇，肩并着肩，手拉着手，宁静里站成一片片白色的海洋，风起时掀起一层层白色的波浪。隐忍着，用瘦小的身躯挑战岁月的洗礼，任凭风的吹折，雨的打击构成一篇篇勇敢的篇章。那感伤落寂的心情消散无存！原来一切的悲哀，如加以诗情和智慧去涂染，将都变成深沉激动的美丽。

秋风中摇曳的芦苇，依然在歌唱着天地的美丽，依然在舞蹈着多彩的诗篇，依然在摇曳着绚烂的生命！更加归隐于冷然的清醒，超然的豁达、永恒的安闲和永恒的宁静！